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虞東學詩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黄元中

虞東學詩卷三

宗人府主事顧鎮撰

王

先儒以王風係乎王猶以周南召南係二公其失同也周爲周之南召爲召之南王則澗水東瀍水西之王城皆以地言不應從人立說曲言黍離降風也通志云王爲王城東周之地豳爲豳風西周

之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論最直捷按洛誥周公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此召公所相宅名曰王城以會諸侯漢之河南是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此周公所營名曰成周以處殷頑漢之洛陽是也康成謂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疏云外方即嵩高金仁山謂河南府伊陽縣之西陸渾山乃嵩高之連峰據此則自河南伊陽直接陜西華陰縣皆東都之境虢國

桃林之野在其內矣西號康成又言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疏引左傳襄王賜晉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是未賜晉時為周畿內也春秋大事表言申國在南陽府治南陽縣呂國在府治西三十里國語當成周者南有申呂自楚滅申因裕州方城山為固與王城逼近則申呂為王城南戶而虢其北戶也漢志云初洛陽與宗周通此宗周以豐鎬言東遷後洛亦名宗周衛孔悝鼎銘即宮於宗周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

長相覆千里臣瓚案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究溪顧氏曰周自平王東遷尚有太華外方之間方六百里之地其時西有虢據桃林之險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吕扼天下之膂屏東南之固而南陽肩背澤潞富甲天下轘轅伊闕被山帶河地方雖小亦足王也故桓王之世猶能興師以號召諸侯

虎牢屬鄭仍復收之至惠王始與鄭以武公之略
張弛自如皇綱未盡絶於天下也而孱弱不振日
朘月削楚滅申而東南之蔽失晉滅虢而西歸之
路斷至襄王以温原畀晉而東都之事去矣詩人
所嘆息痛憾於日蹙國百里者其以此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揺揺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
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為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苗揺韻離靡隔韻憂求轉韻天人又自為韻

序曰閔宗周而下言大夫行役至宗周過故宗廟宫室盡為禾黍季本謂以事理推之未必盡然所見黍離當在野外錢天錫亦謂岐周故地盡以封秦不應鞠為禾黍此惑於鄭氏秦譜横有西都八百里之説以為秦不應毁廢本朝宗廟宫室也案史記平王賜

襄公岐以西之地曰戎侵奪我岐豐秦能逐戎即有其地是秦封在岐以西豐鎬在岐東為戎所據非秦有也終襄公世不能克戎至文公十六年逐戎始得至岐岐以東仍獻之周是豐鎬故都仍隸周境秦不得過而問焉特為戎殘破平王視同敝帚不復加葺銅駝荆棘固所不免史言殷墟城壞生麥則周墟黍稷理亦有之稷三易辭而黍文不變嚴華谷以為協韻者近之如桃夭摽有梅所咏豈必歷久更見耶此

何人哉舊斥前人竊意作詩者訖歎平王之愁棄舊物而不顧也章首用兩彼字結語用一此字言彼固然已此何人而不加惜也補傳云序詩者道東周大夫過豐鎬故都不忍去之情狀簡短數言發明一篇終始之義至今讀之使人流涕誰謂序可無取哉毛不言興集傳謂賦而興恐亦是因所見以起興○許氏鈔黍似粟而非粟稷今之穄也黍黃而稷黑黍小而稷大朱子解二物似差互今以傳文兩易之恐得

其實蔡氏解黍穀也聲與暑同仲夏乃登故謂之黍而說文則謂大暑而種悉按月令登黍之文當從蔡說黍離降風辨見詩說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哉音資　來音釐

序謂刺平王而衍者言大夫思其危難以風讀詩記

曰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董逌詩故謂大夫妻賦此集傳所本也今按篇中以雞之棲牛羊之下為言似非貴家氣象質疑以大夫托為行役者室家思念之辭恐或然也曷至哉箋謂何時當來至與不知其期為一義集傳謂今亦何所至哉本李迂仲乃以地言以下章例之箋說是也各有作息之期而行役不休詩人所以刺也先羊後牛者埤雅言羊性畏露晚出早歸常先於牛也有佸之佸毛訓會下括之括

毛訓至集傳皆用之陸奎勲曰牛羊有欄括其闕扃太玄羨首四馬就括非其證耶康樂詩云朝遊牛羊下暮來括揭鳴亦是此義苟無饑渴者所謂萬里之外以身為本也後漢書○爾雅鑿墻而棲曰塒又雞棲於弋為桀釋文弋亦作杙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末句不入韻

黍離閔宗周西周也此言閔周則東周矣君子遺亂

相招為禄仕許東陽謂仕於伶官如簡兮比是也詩緝曰當是之時貧且賤焉非恥也故不以閔君子而閔周執簧執翿備聲容之器由房由敖則歌舞之地也房當如傳言房中之樂敖則燕舞之位鄭箋在於房也○疏曰簧笙管中金薄葉也鄭司農云笙十三簧劉熙云大笙十九簧疏又曰鄭譜言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内作之也蓋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下箋以燕言之明不在路寢按儀禮記燕朝服

於寢又云有房中之樂注曰燕於路寢相親昵也與

鄭譜合孔疏殊繆爾雅翿纛也注曰今之羽葆幢又

翳也注曰舞者所以自蔽翳宛丘箋謂翳舞者所持

以指麾陳祥道引春秋傳舞師題以旌夏言以纛與

旌引二舞者其說信已而此箋又謂羽舞按羽舞析

衆羽為之非纛也燕舞自用旄舞當以宛丘箋為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蒲許為韻薪甲楚水子隔韻

懷歸轉韻本通

此詩之指當以歐陽本義為正彼其之子謂諸侯國人之當戍者王不能令而勤畿內之民故以揚水之不能流物為與非戍人指其室家也蔣氏蠡測云以國風事類攷之彼其之子凡五未有目其室家者况征戍之人初無携室同行之理故集傳不如本義之

得也毛以揚為激揚而箋以湍迅申之失其義矣張子解為悠揚亦似强從我解蘇氏曰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亦不流矣於義為得三國同戍而孔疏乃謂所戍惟申言甫許者以其同為姜姓重章變文借以為言其實不戍甫許先儒因之遂有忘親逆理知母不知父之論義雖正大恐未審於當日之形勢也按申甫之地皆在南陽許亦近隸開封唇齒相連同為洛邑東南

門戶而楚方橫行南服逼近申呂即甫時加侵擾以為北窺之計至於桓莊之世滅申滅呂許亦役服於楚南陽汝寧之境悉為所有遂平步以窺周疆矣故在宣王之世即有築城之役至於東遷尤不得不亟守門戶以蔽東南縱非母家豈容慭置然彼時皇綱尚未盡絶平王果能奮勵自强以申司馬之法則晉之義和鄭之掘突皆綽有英略可號召以敵王愾楚氛雖惡安敢上抗威稜何藉於戍即不得已而遣戍亦

當使方伯連帥供其役何至役畿內之民以衛侯邦
詩人所以怨思於平王之微弱也近日宛溪顧氏作
春秋大事表極論東周之可為余為本其義而著之
詩○閻百詩潛丘劄記云桀潛夫論申在南陽宛北
謝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于邑于謝宛西三十里
有呂甫即呂也又齊世家注司馬貞曰南陽宛縣申
伯之國呂亦在宛縣西顧景范方輿紀要云許州府
春秋時許國魏曰許都改曰許昌蒲有二義毛訓草

鄭訓蒲柳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戌許相協箋義為長今二蒲之音無攷姑從質疑作平去通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嘆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脩歗平去通淑轉殊留反

黽勉有無夫婦之義饑饉相棄人道絕矣詩人以為風俗衰薄其來有自補傳故不暇責其人而但曰閔周

也全篇以歲旱草枯興饑年之憔悴蕭索無潤澤氣象〈詩緝〉首言蓷生中谷宜可耐旱今生於乾土者已燥興饑饉則貧者先悴也次言生而長茂者亦燥三言生於濕地者盡燥則貧富皆憔悴矣〈詩緝 參 詩補傳〉因此而致仳離則時之艱難不淑為之不淑猶云不幸〈詩緝〉詩故曰古傷死者之詞曰如何不淑是也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呂記〉三言有女仳離似屬閔者之詞非必其女自作○舊說以蓷草宜生

高陸生谷中則傷於水傳義非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益母茺蔚也據本草茺蔚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詩緝叅陸璣疏馮復京曰毛傳蓷鵻又大車傳菼鵻考諸書茺蔚子並無鵻名豈毛以蓷為菼乎然則何以又謂之蓷草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

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為古音譌罹古音羅罦爾雅釋文孚浮二音此音浮造覺上去通平集傳叶從造韻非是

此與上篇俱為閔周而行者綴以桓王失信云云朱子辨云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葢據春秋傳鄭伯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為是作也今從集傳葢免脫而雉罹以興小人致亂而幸免君子忠直而被禍詞義坦白而毛言政有緩急非其義矣鄭以逢百罹為遇軍役之事亦是

附序立説疏謂兔爰本在葛藟之下但簡劄失次耳因此序言桓王下序言平王也既不用衍序則篇次相從正得集傳為比今從毛作興○爾雅繴音壁謂之罿音衝罿罬音輟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注今之翻車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一物五名展轉相解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

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滸父顔上去通涘音矣毋音米有音以

春秋文七年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序謂王族刺平王此可證矣章首三用緜緜字便見屬系不可斷絶意箋以葛藟之托於河潤反興兄弟之不蒙恩澤似於庇本根義未徹而左傳亦不著在河之義呂記嚴緝以為生非其地失之矣李迂仲獨取王荊公說

謂河滸水所盪危地也潤澤葛藟而生之亦所以自
固楼陸農師亦有是說與左傳鄭箋義正相入終遠
兄弟謂他人父葢謂兄弟乃同父所出今王終遠兄
弟則不以我為同父之人而使謂他人父將誰顧我
乎他人不可謂父則兄弟不當終遠是亦煮豆然萁
之痛下二章倣此箋疏未融集解引蘇王說謂平王
以他人為父則指斥過甚矣○葛藟見周南爾雅滸
水厓又涘為厓又夷上洒下漘李巡曰平上削下故

名滑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龍為霖本韻蕭古音脩

讒口傷人每乘其間故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如上官桀等之謀譖霍光石顯等之謀譖蕭望之皆伺其出沐是也集解葛善攀附蕭艾則離騷所斥者蓋指讒言也采之者以興君之聽讒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皆積少以成多如王聽讒皆積微而成惑歐義蓋人之

譖人多因其不見李解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久見情疏而讒易入所以可懼不當如鄭箋以采葛為出使也集傳指為淫奔而列之賦不若懼讒之說之安故仍從毛傳為興○史雪汀風雅遺音云蕭非荻也荻安得有香氣今爾雅並沿為荻惟釋文是荻字辨見許鈔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

不信有如皦日

此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曰不敢曰不奔而猶以同穴申其誓所謂免而無恥也集傳得之序曰刺周大夫蓋刺其不能以德禮化民陳古刺今衍說無當○按司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此大夫四命出封加等為五命或子男入為大夫得服毳衣也毳衣三章宗彝也藻也粉米也裳二章黼也黻也書曰班宗彝孔注宗廟之彝也衣以彝為章虎蜼在焉故也

康成則謂蜼畫虎蜼因號宗彝其實虎蜼而已陳祥道曰康成之言非也書大傳宗彝白宗彝則白而虎蜼各象其色耳又曰大夫玄衣纁裳詩曰如菼菼之初生其色玄言其衣也詩又曰如璊璊之為玉其色赤言其裳也許鈔云蜼位柚壘三音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嗟音磋施音沱玖音几

賢者隱居丘園之間植麻麥果實以為生民思之而望其來蘇氏猶白駒杕杜之義也施施毛以為難進據孟子文無難進義箋訓舒行為得來食疏繹箋義謂思賢之至欲飲食之也貽我佩玖詩人多以玉比德言有美德以及我也補傳○傳曰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國子嗟父正義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今考桓十一年公羊傳古者鄭國處於留及遷鄭而野留是留亦東都畿內地至祭仲省留途出於宋而被執

則留又錯入宋境矣當時疑有食采於留而子孫以為氏者馮復京曰留古劉字今河南緱氏縣有劉聚周劉康公劉夏劉摯劉狄皆食采於此若襄元年楚子辛侵宋呂留則屬彭城非此留也路史訛

鄭

朱呂鄭風之說前人以為未了公案盖朱子所執者論語鄭聲淫一語諸儒則謂聖人所放是聲非詩因博引禮記師乙之論及左傳韓宣叔向季札

之言以證鄭詩之非淫論既章已抑猶有未盡者
荀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聲音之道大不踰宫
細不踰徵宫徵皆中聲也不踰之所謂止也此之
謂雅音也淫者反是淫之為言溢也其聲流蕩而
不能止也丹鉛錄曰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
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樂記所謂流辟邪散狄
成滌濫之音是也狄成云者言樂之一終甚長若
古之曼聲胡氏紹曾曰都曼之聲音調婉凄弄引

煩襍所謂靡靡之音使人蕩溢流連不克自禁故謂之淫之二説者可謂明辨晳矣然則鄭聲之淫非盡男女邪僻之謂也昔紂使師延為淫樂流傳東土鄭人得之仿寫其聲而世皆悦焉蕭魚之會至以師悝師觸師蠲比襍歌鐘女樂以為上賂行於諸侯晉宋之君皆為惑溺夫子所以惡其亂雅而欲放之如以其詩則鹿鳴四牡之和雅文王大明之莊肅與夫東門溱洧之淫蕩黒白星淵開卷

即得何以曰似是而非惡其相亂乎蔡氏尋卜云
先儒皆云衛以男悦女鄭以女悦男鄭風之淫甚
於衛然鄭風二十一篇惟東門之墠後序以為不
待禮而相奔其實序但云刺亂野有蔓草後序以
為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其實序但云思遇時溱
洧後序以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其實
序亦但云刺亂所云女悦男者不知於何見之即
有其事抑不過閭閻細婦禮教不及者之所為耳

有若桑中之世族在位相竊妻妾乎有若匏有苦葉新臺之上烝庶母下納子婦乎有若墻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之母子為夫婦公然生子相繼為君乎不特衛也齊風之南山敝笱載驅凡妹宣淫至殺其夫矣鄭有之乎陳風之月出株林澤陂君臣聚淫見殺於其子矣鄭有之乎乃夫子曰鄭聲淫而子夏亦言鄭音好濫淫志反不及衛齊陳何也曰淫其聲也非淫其詩也其言暢達實補諸

家所未備今攷朱子集中亦謂舊說不可廢是朱子原無意必於其間也竊因前人訓釋淫字之義合之荀子中聲之說而并述蔡氏之論如此若以先儒未定之案而欲自今定之則我豈敢○案鄭本西周畿內咸林之地宣王封其母弟友於此是為桓公幽王時為司徒用史伯計寄帑與賄於虢鄶（東虢）圖取其地及死犬戎之難其子武公掘突從平王東遷遂滅虢鄶而居之右雒左泲前華後河

食溱洧焉謂之新鄭今開封府之祥符蘭陽中牟陽武鄢陵洧川尉氏鄭州河隂汜水滎陽滎澤禹州密縣新鄭兼涉杞縣與楚界陳留與陳界封丘與衛界又闌入衛輝府之延津河南府之登封陳州府之扶溝懷慶府之武涉歸徳府之睢州其闌入直隷大名府之長垣者為祭仲邑周之東也鄭為重晉楚日相爭焉故次王漢書地理志云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蓆古祥反

此武公入仕於周而周人美之呂記宜稱也集傳緇衣卿士聽朝之正服毛傳孔疏朝王不服緇衣退適私朝乃服緇衣以聽政敝改為兮願其常居此位常服此服也武公既定王室受封新鄭入為卿士服是緇衣而

來善其德足稱之故言服之安美而尊大也館如覲禮賜舍之舍授粲如聘禮致饔餼米禾之類武公有大功於王王所倚賴蓋嘗親臨其館駕旋而授粲故詩人託為王言以寫繾綣無窮之意箋訓適還義迂曲集傳謂詩人自言恐適館授粲非民所得施於上者蓆訓大釋詁文程子改訓安舒未詳所據○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粲粟治之精者王氏說文稻重一秙為米六斗大半斗曰粲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懐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懐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懐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母音米兄虛王反懐畏平去通

仲子祭仲也毛傳嚴緝云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設為公拒仲之辭云云以天理感動之

公論開悟之耳愚謂前三句似反其意後五句實誅其心呂記謂辭雖拒而意實與如寺人僚柤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類也畏我父母即姜氏欲之之義三言仲可懷二人之隂謀自見疊下三言字三畏字則所顧惜者此耳至閧襲鄭之期而伐之則父母兄弟國人皆不能言而公乃無畏矣衍序言小不忍者大謬○陸疏杞柳屬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理微赤今人以為車輮集傳里之地域溝

樹也王應麟曰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古義桑亦木之韌者陸疏檀木皮青滑澤材强韌可為車按三木皆以比段於里言杞於牆言桑於園言檀不惟取韻義亦相屬詩之謹細如此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野音渚 馬音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於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黄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田藪狃不入韻射音樹鴇從爾雅改作鴇弓古音肱二三章後四句皆兩轉韻

序皆刺莊公而行者一云國人說而歸之一云不義而得衆非也段何能得衆國人亦何嘗說而歸之子

封伐京而京叛大叔矣二篇皆其私黨相昵之詞前篇以于田為仁飲酒為好服馬為武後篇所矜者袒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可知從臾誇耀不出少年儌逐服馬飲酒之儔而國人早已心非之矣然詩意刺莊公不在刺叚公實欲厚其毒而先後說都以公不知禁為言恐見表不見裏也藪澤也鄭有圃田蓋在圃田也火烈具舉即爾雅所謂火田疏謂宵田者失之暴虎而獻於公傳謂從公田者是蓋叔有

示勇於公之意而公亦陰縱之大夫種所謂廣侈吳王之心者詩人已微窺之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蓋亦畧示端倪矣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言良御也發矢曰縱從禽曰送言善射也集傳改為舍抜覆彇抜為矢末猶發矢也彇即簫弓之梢末所謂弭也既發矢則弓隨勢倒直指於前以送矢嚴緝謂後手㢮音施而前手攧也馬慢發罕而釋掤弓言整暇也嚴緝云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亦可想叔

段洋洋之意矣後篇題加大字所以志别蘇讀如字

許鈔音泰案古本首章原有大字呂嚴本俱仍舊○

爾雅驪白雜毛駂郭曰今之烏驄掤左傳作冰矢箙

蓋弢小戎作韔弓囊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

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軸駟介陶陶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彭古音旁英古音央後並同軸轉音傳龍氏本韻陶讀繇

閔二年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

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衍序者本其説也謂公子素作是詩疑亦有本然不可考矣時衛方有狄難鄭與衛隣恐其渡河侵軼故使克禦之河上狄退而克不召春秋書鄭棄其師孔疏詩極陳玩師不恤國事之狀以著棄師之本序曰刺文公春秋之志也清人克所將清邑之衆杜預春秋釋地中年縣西有清陽亭水經注清陽亭南有故清人城彭消軸舊説以為河上地今無所攷姑闕之陶陶之義宜屬

乘駟介之人說旁旁麃麃合從一例○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按考工記廬人職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曰六建五兵與人也五兵者戈也殳也戟也酋矛也夷矛也酋短夷長短長重累故曰重英喬爾雅釋為高毛訓累荷蓋二矛同高其高後有等級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相負揭孔疏箋謂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疏言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集傳謂矛之上勾曰喬按考工矛乃刺兵非勾兵也又

爾雅矛冐也刃下冐矜也亦不言勾惟許慎有矛象形之説當以爾雅為正左旋右抽疏謂此將所乗車耳將在鼓下故御在左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侯音胡

每章次句毛鄭指人而以三英為三德集傳則指服

說竊意文雖指服而意實指人洵直且侯從如濡取義言其毛理之順色澤之美正以見大夫之正直而有文也洵直即含下司直意且侯即含下邦彥意含命不渝乃直美之實也孔武有力從豹飾取義言稱是服者之有是武力是以能主國是而不搖 補傳所謂洵直也三英粲兮從羔裘之晏取義言稱是服者之有是文采是以為邦家之彥士所謂且侯也而能安處其命而不變亦從此見矣范逸齋曰五紽五緎五

總皆所以英裘故謂之三英疑或然歟毛以晏為鮮盛貌詩緝直訓為安其義較確序曰刺朝而衍者稱古之君子則亦陳古刺今之作此詩疑當為與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首章平去通次章平上通路字不入韻魗本音讐疏云魗與醜古今字當即讀為醜與手好為韻

莊公失道君子去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持其袪以留之曰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

倉卒而遽絶也朱子舊說下做此不言惡公醜公而言惡我醜我立言之體也寁毛訓速嚴申其意曰猶言倉卒也陸堂以為方音近是故故舊集傳好舊好蘇傳以先君之義諷之庶其或留也嚴緝離騷云惟黨人之媮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令云遵大路則君子坦蕩矣故應從序也吕記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君子安得不去之乎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宜魚何反贈韻未詳詩總聞云贈乃貽之誤）

此詩之義箋疏迂曲集傳得之王氏質曰此詩婦為主辭子與視夜以下皆婦人之辭盖詩人刺時好色而不悅德乃陳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本義）將

翺將翔舊主人舊於義未融陸農師言鳧鴈常以晨飛則翺翔當楫鳧鴈古義婦勉其夫謂此時當有鳧鴈翺翔何不起而弋之弋之以歸而我以中饋之職調和滋味以飲酒相樂集傳將白首相要如琴瑟之在御莫不安静而和好矣又言知子之來相和好者當有以贈報之以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所謂悅德而不好色以刺時之不然也本義○爾雅鷖音恩沉鳧郭曰鳧似鴨而小鴨則爾雅

以為舒鳧鶩也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又爾雅鳧鴈醜其足蹼其踵企郭曰脚指間有幕蹼屬相連飛則伸其脚跟宜集傳謂和其所宜内則云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問毛傳謂遺也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雜佩毛謂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呂與叔謂鑴燧箴管帉帨凡可佩之物范逸齋曰是詩為民俗而作當以後說為是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有女同行顔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車音姑華音敷英音央首章翔姜漏句韻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吹古昌戈反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四詩皆言刺忽集傳改為淫奔以其詞佻而意昵也然按左傳六卿餞韓宣子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皆有求助大國相與倡和之義若果淫詩豈有鄭人賦鄭詩而自彰其醜者如曰賦詩斷章則牀第之言不踰閾伯有之賦鶉奔何以見斥於趙孟耶田間同車刺忽不昏於齊故極陳齊女之美而忽不與同車同行為失大國之助也本義舊以同車同行為逆陳女者非扶蘇刺忽所美非美狂且狡童蓋指祭仲高渠彌之流箋義秋

風吹蘀其勢方危謂祭仲將倚宋逐忽而舉朝無倡義之人所謂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故呼叔伯而告之言如有能倡者予則為之和而要其成蓋憂之切而其詞迫也詩緝狡童刺忽朱子序辨極論之後人或援麥秀之歌為解則又不然本詩言彼狡童兮又言維子之故既以昭公為子又以昭公為狡童於文理亦欠順矣嚴緝曰為告忽言之故指狡童為彼而稱忽為子彼者薄之之詞子者親之之詞陳少南直以

狡童曰祭仲黄實夫善其說范補傳亦言彼祭仲者賤之子忽者親之盖合扶蘇褰裳上下詩詞所指斥者總歸於一而當時擅權用事猖狂自恣者無過祭仲不當援麥秀之義以為斥昭公也或謂仲已老矣不應目為童華谷不知詩人之詞本難拘滯當時莊公諸子忽突亹儀生殺廢置惟仲欲為狂狡已甚老馬為駒不顧其後仲之謂矣謂之狡童固宜四章賦興毛傳集傳並同○埤雅木槿一名舜爾雅紅龍古其

大者蘢圖經云葒草即水紅詩隰有游龍是也陸璣云一名馬蓼補傳云山不惟有小木又有大材隰不惟有華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毛言高下大小皆得其宜意正如此義屬反興箋說穿鑿說文凡草木皮葉落陊地為蘀箋謂木葉則說義未周不與我言食寫祭仲驕蹇自恣之狀而昭公専信任之不與賢者圖謀危難將及是以憂之不能餐息也詩人忠愛之至豈有目為狡童者乎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末句不入韻

此篇詞意佻薄似屬可疑然六御餞韓子太叔實賦此詩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義炳事白安能別為之説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箋疏以突當之非也突非祭仲不得入君鄭數年復為仲所逐雖棲棲圖復重以四國之援繼之以魯終弗克

納處櫟者十有八年卒以盟傅瑕復入而祭仲高渠彌傅瑕等生殺在手桓十七年高弑忽莊十四年傅殺子儀置君如奕棋非所謂狂童恣行者乎此詩疑在忽被弑子亹初立之時故序不曰刺突忽而曰思見正明年齊人遂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矣祭仲以智免是亦大國之正之也歐論云褰裳涉溱言非道遠而難至而鄭謂揭衣渡水往告以難豈無他人怨諸侯不相救恤耳而鄭謂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衍說也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誅之縱爾不我思豈無聲大義以相正者李解惟狂童之狂已甚故望之切而怨之深也詩緝曰𦍁兮望大夫相與扶持褰裳望大國之見正○說文溱作潧水經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南入洧水洧水出密縣西南馬嶺山又東過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蓋古鄭城在今新鄭縣治西北潧水在北洧水在南亦鄭環衛國都之水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

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巷古胡貢反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即古子悉反

二篇同為刺亂丰疏云鄭國衰亂婚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坊記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其即此詩之指與巷毛訓門

外疏引叔于田傳謂之里塗蓋門外之里塗也堂即禮所謂主人升堂西面賔升堂北面者箋說非是後二章乃自言衣服之備欲變初志而從之詩緝士昏禮女純衣纁袡此言錦衣庶人妻也箋說或曰在塗之所服古義從衛風碩人箋禮又言婦乘車姆加景景即詩之褧也塗中所以禦塵婦人不殊裳此衣裳異文者疏云詩須韻句故别言之叔伯毛謂迎已者按叔伯非定稱禮舅姑皆有饗送者之文或此女自呼其送者偶而

從之不待其迎歟東門之墠刺不待禮而相奔二篇皆女主其辭也東門之外有墠墠之旁有阪茹藘生焉指其所欲奔男之處也詩緝東門之道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繹箋意當為女子自述其處由下子不我即覯之箋意是也二篇俱從集傳為賦○禮記注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故傳云除地町町者爾雅茹藘茅蒐本草一名蒨其根可染絳阪邢氏謂陂陀不平而可種者踐毛訓淺集傳用伐柯傳改為行列

其義乃當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五公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隨勢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詩緝風雨雞至而如晦喻世之昏亂雞鳴在暗而思曙喻君子居亂而思治君子不改其度則世道可挽故見之而心悦如疾之去其

體焉【纂 彙】陸機演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行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南史袁粲傳粲初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惡之迫之疾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所謂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度也集傳賦也今從毛作興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佩讀如皮】

鄭國之人廢於學問由庠序之教不行後日遂有欲毁鄉校者矣詩人之刺蓋在公子五爭之際朱子疑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全不相似及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仍從序說衿與襟同青衿青領也父母在衣純以青鄭箋士佩瓀玟玉而緼組綬赤黄色玉藻文也毛言青組綬猶大夫純組綬而鄭言緇組綬孔謂所讀本異者或其然歟子寧不嗣音毛以嗣為習韓以嗣為詒詒寄也謂不寄聲來問鄭用韓說挑

達城闕閒日遨遊無度本義云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不相見而思之之辭○爾雅觀謂之闕指宮闕言此則城上高闕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信音伸

揚之水三章篇皆言水不能自流之意詳見王風讀詩記曰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

弱强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懐二心而外市僅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事不知所倚故提其耳而告之朱子舊說云所親者惟二人亦不能自保於讒間忽之所以亡歟序曰閔無臣者得之古義曰突以少奪長尚有會兵而謀納之者忽實伯兄當立乃自失位以至復國訖於被弒外不聞有鄰國之援内不聞有臣民之戴意其人必多猜忌於物無親者讀此可想見其大槩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此貞士閔亂而自申其志也前刺亂為刺淫亂則此閔亂亦閔淫亂行者謬以亂為喪亂益以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云云箋疏附之彌失其解呂記嚴緝並沿其誤當以集傳為正如雲如荼言冶容誨淫盡成習氣宋纂見風俗之敗惡也縞衣綦巾詩人

自指其妻_{箋說}猶曰荆釵布裙云爾_{詩緝}說文巾佩巾也即禮記所謂帉帨闉曲城也闍城臺也_{毛傳}荼乃茅草秀出之穗_{孔疏}應劭所謂野管白華者非苦菜及委葉二種按苦菜則邶風所謂荼苦委葉則周頌所謂荼蓼茹藘見前傳謂茅蒐之染女服也鄭以衣既縞素不應復染改為染巾緣上縞衣綦巾言之此亦宜為巾故李迂仲引箋義曰染巾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首章平上去通

序曰思遇時而行者自出其東門以下三詩俱以兵革言之皆衍說也此序下云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呂記云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意而附益之嚴緝云思遇時者厭亂而思治也不期而遇非詩意二說皆是至其解義仍沿箋疏則泥於有美一人之辭也記以邂逅爲男女

之會緝以邂逅為婚姻之成令以簡兮末篇例之則美人恐有别指清揚婉兮齊詩以美莊公則邂逅二字直作遇合解耳魏志崔琰傳注云大丈夫為有邂逅耳謝靈運詩邂逅賞人心與我傾懷抱古人用邂逅字多有屬君友者案左傳襄二十七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昭十六年子齹亦賦此詩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韓詩外傳孔子遇程木子於郯歌此詩之首章似未可斥以為淫集傳

賦而興也今從毛爲興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渙蕑平去通既且之且疏音徂與兩乎字爲韻

此即東門所謂如雲如荼者故彼序曰閔亂此序亦曰刺亂閔刺别者詩人語有含露朱子辨云鄭俗淫

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然案韓詩薛君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是其氣習流傳恬不為怪士不識閑家之節女不守闗觀之貞秉時並出舉國若狂所謂亂也女曰士曰皆作詩者述其辭○溱洧詳見褱裳通典周制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韓詩傳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執蘭祓除續漢書三月上巳官人並禊飲東流水上宋書魏已後不

復用巳但用三日毛傳蕳蘭也陸璣曰其莖葉似藥草澤蘭春秋傳曰刈蘭楚詞云紉蘭皆是也羅願曰蘭草一名都梁香一名水香其澤蘭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八月花白人多種於庭池此蘭葉光潤生荆州都梁山下清水中因名都梁可殺毒虫除不祥古義曰羅意以此蘭為水香而左傳楚詞之蘭乃澤蘭耳本草注勺藥亦名江離韓詩傳勺藥離草也古今注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羅願曰其根可以

和五臓制食毒古者有芍藥之醬服虔文頴伏儼𦍒解芍藥稱具美也毛氏以為香草今醫方但用其根故陸璣不識其花遂云無香氣耳○孔疏云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鋭扁鵲之療太子是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是也詩人救藥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覬可改正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

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溱洧桑中咨嗟太息而已不敢望其存也案孔氏此條可謂讀書見大義者故備錄之

虞東學詩卷三

虞東學詩卷四

宗人府主事顧鎮撰

齊

周既東遷鄭不能輔於是王道缺微霸功興矣齊為霸始故次王鄭先儒之論如此按齊俗以功利夸詐為事故其音教辟驕志而季札聞歌獨歎為泱泱大風當美其聲調之鴻溶異於鄭之細已甚

也樂記謂三代之遺聲齊人得之或其然歟堯峰汪氏疑季札别有見聞又以孔子不録齊國正風疑所見不逮季札陸奎勲氏且謂雞鳴作於丁公三世之内而子夏所云敖辟驕志者當屬齊景公時此揚子所謂羣言紛亂者也竊意齊風十一篇刺襄公者凡四猶鄭之刺忽邶鄘之刺莊宣其簡獨多葢詩之近者存而遠者亡也南豳雅頌遠而不亡者以其爲樂所常用耳其不常用者散失亦

多今變雅所存皆厲宣幽平之作豈昭穆以降絕無風刺之篇耶其失之者久矣春秋左氏傳自昭定而後其文獨繁此其驗也○按史記武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漢志為齊郡臨淄縣今隸青州府至成王平薄姑之亂因以其地益齊正義蓋初封時地方百里至成王斥大其封乃得上公之地五百里也鄭氏左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蓋

太公本都營丘五世胡公始遷薄姑其弟獻公仍還故都也史記薄姑亦曰姑棼即今青州府之博興縣管仲稱先王賜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葢東盡登萊之境西界徳州九河故道在焉方輿紀要云穆陵關在今青州府臨朐縣東南百有餘里大峴山上山高七十丈周迴二十里道徑危惡一名破車峴為齊南天險今直隸天津府之慶雲縣及山東武定府之海豐縣皆

無棣地舊為鹽山縣見杜氏通典至元分其地置
兩無棣縣明改今名其地皆有無棣溝亦名無棣
河見水經注今湬索隱謂淮南有故穆陵關無棣
在遼西孤竹非其實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
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明古彌郎反音芒夢古莫滕反音盟後並同
序曰思賢妃集傳因之衍者屬之哀公已是臆說後

人或謂衛姬箴桓公之作尤不可據嚴緝謂直刺荒淫更屬妄說黄氏日抄云古説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為雞聲毛鄭朱皆同至曹氏始謂哀公以為蠅聲嚴氏宗之謂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愚按據曹説是蠅聲晚雞聲早哀公既不欲早起何反以聲之早者為晚其説顯自矛盾白雲許氏又以一章為賢妃之相警二章為國君之相拒安溪李氏復疑月出之光為日出之光不知詩人摹擬賢妃恐晚神情

恍惚疑似蠅聲月光皆歸想像無容泥滯集傳作三告看次第宛合張次仲謂一章疑其已遲二章幸其尚早三章蟲飛同夢是及語殊勝前説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茂古音耄後並同

此與前篇集傳皆從序説特不質其為哀公耳然曰

俗之不美其來必有所自則刺荒之意亦見矣還便捷之貌茂美昌盛也儇利也集傳好技藝好也善技藝善也黄氏還茂昌已譽人儇好臧人譽已也章潢詩緝解首章曰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於其黨以氣陵之之辭讀詩記曰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

闕

屏之間曰閾此據卿大夫以下言皆不在大門以外而儀禮註門外謂壻家大門外則俟於門外非著也當時古禮盡廢既無壻往婦家之節而婦至壻家其禮亦復簡略曰俟著不復行俟於門外之禮矣曰俟庭不復行寢門揖入之禮矣曰俟堂不復行升自西階之禮矣節節與記傳所引者相反故詩人連下九乎而字言不過如是云云也逸齋有其說而於俟著俟門猶似

混併為一今為剖别而著其義如此漢志述齊風俗引此詩曰俟我于著乎而亦其舒緩之體差得其意

○充耳以素青黄言其紞也瓊華瓊瑩瓊英乃紞下所懸之瑱疏言紞之色無正文以經言素青黄故箋曰臣三色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溓祥道曰弁師王五冕皆玉瑱而詩於衛夫人言玉瑱則不特施於男子也冕服用瑱而詩言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則不特施於冕也何𤣥子謂惟冕服用充耳一命以下不

得用則士喪禮所謂瑱用白纊檀弓所謂練角瑱者何氏殆未之詳歟明瑱之不獨用於冕則異說可以息矣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闥音韻發月韻本通

序曰刺衰而衍者以君臣失道男女淫奔贅之毛鄭因以日月喻君臣支離彌甚黃氏日抄載戴岷隱之

言謂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故以東方日月爲言蔡氏德晉言安有淫奔而日出始至月出即去者乎三復此詩未見淫奔之意而章首兩言尤難指論穢事集傳置之不解亦何縁得作者本指惟李文貞公詩所謂此詩似是與著相答差近情理近日許氏詩深復援昏禮以實之其言曰在我室媵既布席於奥夫入室即席其時婦在室中尊西南也履我即贊告具壻乃揖婦即對筵皆坐也闥房戶也在我闥用巹之後

壻出脫服於房婦亦脫服於室壻乃入親脫婦纓是在房戶之閒也脫寫曰發揚子方言青齊海岱謂之發是發即脫服也按此引禮視前呂記所引較切本義云日月擬女子顏色美盛盖本薛君章句鄒忠胤引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與意當如此所以謂剌衰者承上篇言婚姻正始之事疎於禮節惟昵情好故上篇徒陳其佩服之盛此篇極形其宴爾之私無復

關雎好逑桃夭宜室之美以是為時之衰也如令說則當云刺淫刺亂矣安得微其詞而謂之衰也故録詩所詩深之説以存其義以質世之好學者若釋文云本或作刺襄公何黄如即意為為文姜作此不敢從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明彌朗反令力珍反夜音豫莫上去通辰夜之辰集傳誤作晨

序刺無節衍者云挈壺氏不能舉其職郝仲輿謂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毛鄭泥於其說乃以末章之狂夫瞿瞿為斥挈壺氏之失職謬矣愚意折柳樊圃是立限自防之意狂夫瞿瞿齊民要術所謂姦人慚失而返也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正衍序所謂與居無節號令不時者是自毀其藩而招狂夫之窺伺也詩不言而取喻之義有屬則此詩之刺亦因以為戒也○說文柳小楊也或以為水楊

本草注云水楊葉圓濶而赤枝條短硬柳葉狹長青緑枝條長軟與水楊全不相似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雙古書容反畝古滿以反

告鞠轉韻

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集傳用呂大臨說吳易堂曰前兩言齊子是文姜後兩言取妻是刺魯桓要皆所以刺襄公也愚謂懷是相懷從是相從章首既以南山雄狐發端是意主於刺襄以及文桓耳

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集傳屨以五言者屨有繶黃白黑散五等也周禮屨人注箋說殊謬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為一物孔疏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下垂謂之緌禮記注緌必雙方可對結衡從其畝毛謂

橫獵之從獵之疏云既耕而東西踐躡概摩之也鞠養也謂養其奸下章乃言極其欲呂記集傳以前二章為比後二章為興今從毛通作興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田人驕忉隔句韻孌丱見弁上去通

此大夫刺襄公之詩味其語意實有老夫灌灌之忠蓋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思遠人而德不修則心

勞蘇氏故積小然後成大由邇乃可達遠襄公不務修德而求大功求諸侯猶童子效成人之冠服殆可笑矣范補傳詩緝詩故皆同　孟子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可作是詩義疏呂記以末章為由道循序則小者俄大微者俄著此本箋說恐非詩義集傳為比今從毛作興〇國語韋昭注莠草似稷無實今之狗尾也集傳丱兩角貌詩緝云兩角如丱字之形楊慎云周官有丱人丱金未成器也借作童丱之丱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且偲令力珍反

此與還序俱曰刺荒集傳謂大意與還略同是也而衍者謂陳古以風則疑於美仁之辭也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亦古人耶又豈有陳古而及其鬈偲者甚矣講師之固也按國語桓公語管仲曰昔我先君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則其荒可知矣○盧駿犬也國策令令纓環聲毛傳重環子母

環也毛傳謂大環貫一小環也孔疏重鋂一環貫二也毛傳謂一大環貫也小環也孔疏鬈髮好貌說文偲毛訓才集傳易為于思之思當以集傳為是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鰥雲刪文通

序曰刺文姜衍之者謂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蓋從敝笱取義集傳改桓為莊謂文姜在桓公時猶未

恣行至莊世乃往來無忌然考莊二年至七年經書姜氏會齊侯者三享齊侯及如齊師者各一皆於齊魯之境未嘗歸齊如下篇載驅所云是其事也此詩三言歸止惟桓十八年經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乃歸齊實事公羊傳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穀梁傳不言及夫人以夫人之伉趙氏曰如齊者文姜志也非公志故不書及李氏曰知春秋書與之意則知敝笱之刺文姜矣蓋桓以簒弒得國結婚於齊以

自固姜知公之中怯也故挾齊以縱欲而公卒無如之何擬之於笱蓋亦激矣觀於其從之多如雲如雨而終以如水則決流而下勢不可遏正公穀所謂外而伉者夫豈敝笱所能防哉衍序之説固無誤也魴鱮魴鱮宜從毛作大魚唯唯亦從毛為出入不制至毛鄭以歸止為文姜初嫁其從為姪娣則失矣今從集傳輿則從毛○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鰥魚其大盈車嚴緝駁之謂入笱中必非大魚愚按大魚以喻

文姜之驕伉但承敝笱言之不必其大盈車者要非尋常小魚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翶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夕古祥反 敖倫反

載驅刺襄公毛鄭俱以上二句指襄下二句指姜集傳改為刺文姜嚴華谷言四句分作二人詞意斷續

必並言文姜文方貫也今按春秋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音灼杜注齊地）傳曰書姦也七年春會齊侯于防（胡傳魯地）傳曰齊志也杜氏以為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詩中四舉魯道兩言汶水始終不及齊境正杜所謂至魯地為齊侯之志者況首言載驅薄薄明已在道疾行末言齊子發夕明是聞襄來而連夜啟行赴之若叙一人之事豈容先在道而後啟行傳箋無悞文亦無不貫也齊子豈弟集傳

從毛作樂易解極穩呂記曰美惡不嫌同辭○按車蔽曰茀疏曰車後戶也簟方文席編竹為之郭氏璞曰以簟衣後戶也陳氏祥道曰以簟衣軾所以禦前爾雅前謂之禦是也以簟衣後戶所以蔽後爾雅後謂之蔽是也衛夫人之車以翟茀齊襄方叔之車以簟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嚴緝引衛風翟茀證此詩則疎矣革路之制以皮鞔之而漆以朱所謂朱鞹也以革鞎軾爾雅謂之鞎（音痕）以革鞎後戶爾雅謂之

弟蓋同為後户之蔽故通謂之弟非此詩所謂弟也汶水有二一出萊蕪縣原山入濟桑欽一出朱虛縣東泰山入濰許慎曾氏彦和曰入濟者徐州之汶入濰者青州之汶按錐指原山今名岳陽山魏收志馬耳山出汶水即此山也以今輿地計之汶水自萊蕪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水經所謂北汶也又按春秋疆域表泰山之陽為魯其陰為齊魯之萊柞二山在今萊蕪寧陽境則兗州府北五十里皆魯境惟肥城

為齊平陰地而錐指稱肥城縣有蛇丘故城本魯蛇淵囿汶水逕其南則汶水所經之肥城亦魯境也蓋原山之汶綿亘數百里或分或合出入皆在魯境焉之貞臨清新聞記凡東蒙徂徠之陰岱嶽之陽諸山溪澗之水皆滙於汶魯之大川也書詩春秋所謂汶者皆指此其出於東泰山者說文謂之東汶北流至淳于縣入濰在今臨朐安丘界經中所言無指此水者自淮南子言汶出弗其西流入濟遂以青州之汶

混入徐州嚴緝謂汶水在齊境豈由淮南子而誤耶

按弗其山在朱虛縣屬青州其水入濰不入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末章上去通

猗嗟刺莊向無歧說集傳云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

其獨少此耳最能道出詩人微文婉刺之義按詩中重美疊贊不啻口出而三章皆以猗嗟發端微妙可思孔疏猗是心内不平嗟是口之嗟咀皆傷嘆之聲此詩疑莊公在齊齊侯與行賓射之事詩人即其事以為刺也凡禮射皆三故本詩三言射事每章皆先美容貌者公羊傳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耳則公之美當時蓋侈稱之矣古義古文而若通用抑而揚進退高下不失

其宜也詩緝揚者目之動集傳人心慧則目多采也論衡禮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有拙孔疏故毛以蹌為巧趨貌此因其貌美而及其威儀之善也射則臧乃初射之事蓋因下二章詳言公射故於三耦初射之時預道其臧以引起下二章也目上為名爾雅文也宜從毛傳清目清明也宜從集傳儀既成謂終射之事無違禮也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大射禮文此優君之意禮注今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則發矢皆在正之中

非中離維綱揚觸捆復者比也此言正射釋獲之事所以著臧之實也展我甥兮眡之之辭諸儒皆謂微辭此因左傳桓公語遂承箋說為言恐詩人未必有是意也舞則選兮乃以樂節射之事射必有燕燕禮記謂若舞則勺是也毛訓選為齊即辭君章句謂樂應舞節也貫古亂反大射禮謂不貫不釋是也四矢反言復射皆得其故處鄭箋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集傳公之容貌威儀技藝備美如是而有

大不概於人心者詩人所以嘆傷也按公在襄世無如齊事惟四年冬經書公及齊人狩于禚禚齊邑也豈因狩禚而如齊耶今固不敢質言然非公身在齊齊人何由歌之如此其詳今玩詩意皆屬目睹其事者非虛言也安溪詩所謂莊公始十餘歲惡能以禮防閑其母此殊不然按莊公嗣立年已十三二年冬十二月姜氏會齊侯於禚則已十五歲矣豈得謂童穉無知耶趙氏匡曰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

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誠敬之不立耳此不易之正論也莊公於殺父之讐漠不動念方且為之主婚為之伐衛為之助逆抗王甚至與之同狩汲汲焉奔走不暇惟恐失其懽心猶曰怵其强也至於襄弑國亂反為興師納糾助幼奪長何又怯於復仇而勇于助亂耶比於唐之中宗宋之高宗是共流亞爾○考工記梓人為侯天子大射用皮侯而設鵠賓射用布侯而

畫正燕射用布侯而畫獸詩言正則賓射也孔疏正大如鵠參分侯廣而正居一焉大侯侯身長一丈八尺正方六尺參侯侯身一丈四尺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干音豻侯侯身一丈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之言正也射者内志正則能中正亦鳥名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為俊故取名焉

魏

魏檜皆國滅史亡無世次可考故序不著其君先

儒以此證序說之妄謂凡指君指事者都是依托附會其無可摭据者便不能措說可見是後人偽託愚以為惟其如此故序說尚可徵信若如豐坊輩偽書便憑臆杜撰矣既無史傳可稽何從摘其謬戾而慎不敢言哉知序非不知而作也鄭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分為二君愚以貪者必鄙非相反也頻濱以官名似晉欲以邶鄘例之朱公遷曰國小無政似非晉事愚按孟子齊

亦有公行仲子〇鄭譜魏者舜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在蒲坂南析城之濵山名在濩澤西南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所滅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漢志河東有河北縣詩魏國也孔氏云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逼近之謂境内有其地耳魏實居河北水經注云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其地迫隘馮疏山西解州平陸縣北五十

里有魏侯城即古魏國漢於此置河北縣按春秋大事表今解州芮城縣北五里為春秋時魏國其在平陸者為虞國縣東北五十里者為虞顛軨坂僖二年晉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即此馮疏失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次章平去通

序曰刺褊盖指貴家大族言之范逸齋謂今人呼尊貴者為好人是也詩故云冬服夏屨女執婦功在貧賤可耳貴者之家則固陋矣然葛屨只是縫裳之興詩即縫裳以見其餘非以葛屨為刺也傳箋非是傳以好人屬女箋以褊心屬君文義不貫今從集傳上章言夏屨用以履霜喻未廟見之婦使以縫裳傳言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又使治其下裳之腰上衣之領而尊貴者服之以為利便則淺狹可知矣次章言服此要襋

之人容止安徐而審諦孔疏又宛然毛云辟貌退讓以明禮其佩則以象骨為揥而飾之威儀嫻雅寛讓有度無可議者獨其中之褊急為可刺耳毛不言與今從集傳為與〇士冠禮屨夏用葛冬皮屨糾糾毛訓繚繚正義釋為稀疎集傳繚戾寒凉用其意也嚴緝謂葛屨既敝而以繩糾纏之其義亦通宛然左辟蘇氏謂謂讓而避者必左徐鳳彩曰古人以右為尊故讓者避右就左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莫音慕藚音俗

序曰刺儉衍之者言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疏引王肅孫毓說皆以為大夫采菜崔靈恩集註序云君子儉以能勤疑今本脱子字康成泥於其君立說遂謂魏君於汾水漸洳之中采莫以為菜則偵矣許

白雲謂大夫而為細民之事是急於利而用心褊也張七澤曰正與公儀休拔園葵相反盖亦是舉一以見之其儉嗇處不止此也故集傳以為與○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春秋大事表汾水出太原府静樂縣北百四十里之管涔山自臨汾逕絳縣故城至蒲州府滎河縣北折而入於大河王伯厚云入河之處即魏之舊國陸疏莫莖大如箸葉厚而長有毛刺其味酢而滑始生可為羮五方通謂之酸迷河汾之

間謂之莫爾雅藚牛脣郭引此傳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復生陸疏以為澤瀉按爾雅蕍蕮郭謂今澤瀉則藚非澤瀉明矣英當如集傳訓華毛傳萬人為英則如字贅矣公行公路正義以為一官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又主兵車之行列謂之公行御大夫之庶子為之公族主君之同姓卿大夫之適子為之宣二年傳趙盾請以括為公族盾自為耗音毛車之族注曰公行之官是也孔疏疏因周官無文故引左

傳釋之非以是詩為晉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此篇格律聲調不異黍離特黍離作於已亡之後故只呼天而寄其怨此詩作於未亡之時故猶反覆而

望其思言園雖小有桃可殽有棘可食以興國雖小亦有民力可用傳義而其君惟務儉嗇不能用民民亦不復肯出力以應公上殆無以為國矣補傳所以憂之至於歌謠行國也行國如屈原行吟澤畔之類彼人舊說指君集傳渾之最得詩牖言兼君相看者是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盖述不知我者之言箋義盖亦勿思集傳言特未之思耳解義極當○箋言魏君薄稅省用惟食園桃陸堂駁之是矣但以桃不可為殽饌

謂訓詁之疎則其疎更甚按內則言君燕食有桃李梅杏言葅有桃諸玉藻言膳於君有桃葦茢馮疏棘即樲棘酸棗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兄虚王反

以已之思親因念親之思已所謂以親之心為心者

故序以孝子稱之疊咏慎旃恐其棄死則當時骨肉仳離不加體恤亦可想見三曰字康成謂臨行戒勉之語朱子謂去後念己之言朱子是也上猶尚也集傳用蘇說亦勝箋義無已無寐皆言其勞必偕者言離我同胞而與同儕為侶也詩牖止謂止而不來棄謂棄其故土末章乃說至死一層危恐一層集傳以棄為棄其尸似非言有序之義○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屺毛傳正反陸堂述王氏總聞謂嗟乃一字句質

疑述李因篤言子季弟於句半為韻今皆不取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其國削小民無所居序下之衍說也毛鄭泥之訓詁皆詆集傳用蘇氏說但言君子不樂仕於其朝而刺時之意已見十畝之閒言無須通屢廣陌耳不必從

十畝索解横渠謂周制場圃之地每家十畝姚承菴

疑問謂人各受五畝之宅與子還是兩人也故稱十

畝之間愈說愈拙矣集傳以外為隣圃亦似不必曰
閑曰還尚是歸隱曰外曰逝則往不知所之矣詩義
只如此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
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

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輪古方墨反後同

此篇序義甚明箋疏亦無迂曲序辨謂無剌貪意則中四語轉費周折今從舊說首三句箋云是謂君子不得仕進也中四句箋云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禄也末二句箋云君子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禄疏云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

句皆言君子不素餐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

黄氏櫄曰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禄小人有其禄而無其功因取物理之倒置者言之坎坎伐檀反置之河干而不稼穡不狩獵反有禾貆特鶉之富文義詳復而易明不必以艱深求之也按伐檀以備輻輪之用故下二章以輻輪言之置不用也河水句正言水濱無所用此毛謂俟河水清且漣是屬衍説毛不言興按詩意當為興○爾雅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為瀾小

波為淪直波為徑邢疏瀾淪雖異而義同說文禾之秀實為稼穀可收為穡傳言萬萬為億箋言十萬曰億箋義是也箋又言三百億禾秉之數疏曰若為釜斛之數則太多不類爾雅貈乎各反子貆說文貉之類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謂豕止生一豚者名為特也蒙狩獵言當作田豕毛言獸三歲曰特未詳鶉見

鄘風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首章上去通

序言刺重斂而行者以為刺其君箋附其意遂以大鼠斥君朱子辨云此亦托於碩鼠以刺有司之辭未必直指其君也黄實夫謂即上序所言在位貪鄙者其論甚允貫習也顧顧眷也德施德也勞即勞來之

勞（鄭箋）言女聚斂剥民令已三歲習為常法矣安望其能顧我德我勞我乎所以逝將去女也謝枋得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禾之未秀者食至於此其貪甚矣直猶伸也受抑於此而求伸於彼也（詩緝）號呼也（毛傳）言既往樂郊則無復害已者更為誰而永號乎（集傳）箋以歌號釋之非其義矣陸堂謂家國一理以儉成以奢敗未有儉約而反至亡國者讀伐檀而終以碩鼠魏直亡於貪殘耳愚謂儉不中禮流

為吝嗇則損上益下之道廢矣吝嗇不已流為心計則頭會箕斂之風熾矣明季之事其顯證也魏風七篇以葛屨始以碩鼠終聖人之垂戒深哉○爾雅鼫鼠郭云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食人禾苗或謂之雀鼠孔疏魏國今河北縣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

唐

唐之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

之野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
疏云太岳在河東名霍太山
墟曰唐侯而言堯墟者不一詩之唐國說遂有三
鄭譜謂堯始居太原晉陽後乃遷河東平陽是唐
在晉陽也皇甫謐謂堯始封中山唐縣後徙晉陽
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唐國為平陽漢書音義臣
瓚曰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應邵謂順帝改彘為永
安則瓚以唐國為永安也去晉陽四百里按漢志
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晉之得名實由

於此當以譜說爲定春秋大事表云曰大夏曰太原曰太鹵曰夏墟曰唐曰晉曰鄂左傳所稱凡七名皆指晉陽一地今太原府之太原縣是也又考叔虞封唐子燮改晉後三世成侯徙曲沃今絳州之聞喜縣是也八世穆侯徙絳今平陽府之翼城縣是也十世昭侯以曲沃封桓叔十一世孝侯改絳爲翼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孔疏謂昭侯以下徙翼誤也至曲沃武公滅翼而都之仍名爲絳其子獻公又城絳以

深其宮即此翼也後景公遷於新田亦名為絳今平陽府之曲沃縣是也非春秋時曲沃而翼城之絳又為故絳此唐國都易地易名之大略也嚴華谷謂前都絳時無詩山樞至鴇羽皆都翼時詩是亦誤以絳翼為兩地也田間錢氏謂今清源縣有陶唐故城茂堯之故都翼城縣之唐城則堯裔所封按春秋晉蒐於清原杜注在聞喜縣北去太原甚遠今清源縣亦去太原將百里晉陽之地不當兼有二

邑其為後人附托無疑方輿紀要平陽府翼城縣晉之故絳縣東南十五里有故翼城疑即所謂唐城也其為堯裔所封於史無聞漢志著唐風俗謂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是也鄭譜謂堯末殺禮以救艱危其流乃被於今未免傅會其詩不曰晉而曰唐猶商頌不稱殷而稱商集傳謂存其始封之號者是也然皆太史之舊題非夫子所更定觀魯工為季札歌唐風而正考父校商

名頌則唐與商之稱名舊矣漢儒謂有堯之遺風而稱之宋儒謂不與武公之并晉獻公之滅魏皆從而為之辭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莫轉平聲堂康荒又自為韻

此詩疑刺僖公躭於逸樂不恤國是而行者謂儉不中禮是疑於唐俗儉陋之言而不知與詩適左也禮非虞樂之具而言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是又欲與儉不中禮相顧而不知其立說之舛也熟玩詩意當曰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不可以太過也解頤即令蟋蟀在堂歲云莫矣人將曰令我不樂日月其不我留矣為戒之曰令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

良士之長慮而卻顧則可不至危亡也集傳後二章倣此嚴緝曰職思其居啟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警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又曰既思內事又思外事無遺慮矣然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不可不思慮也鄒氏泉曰首言居猶本分常事未及其餘也言外則及其餘矣未切於憂也言憂則操心危慮患深常在多凶多懼之地而其思益切矣愚謂全詩重在職思二字思居吾職也思外思憂

亦吾職也不思則曠職矣曠職則不能保其位矣三言日月隱隱有刺其玩愒意惟瞿瞿而警懼蹶蹶而勤敏始得休休而安閲多少諷切却又以休休聳動之此篇之刺所謂君子思深者與孟子告梁王賢者樂此之意同毛朱皆不言興按詩首二句恐亦是覽物起興○爾雅蟋蟀蛬音拱郭曰促織也亦名蜻蛚陸疏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孔疏傳言九月在堂本幽

風九月在户言也堂户盖相連日知録据左傳晉用夏正今詩以九月為歳莫則周正矣陸奎勲謂曲沃莊伯改用夏正其或然與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婁古音閭栲說文音糗

序言刺昭公而序下言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略見作詩大指而未盡其義餘皆衍說也按昭公無大失德不過一庸懦無識之人而封桓叔以台禍及身被弑子孫夷滅遂傾國祚可流涕痛哭無有大於是者嘗論晉之曲沃為五世建都重地地近平陽偪在肘腋無故挈以授人比之平王迫於戎禍而棄岐豐者殆有甚焉當穆公之世桓叔始生命名成師師服即以兆亂為憂昭公憒不省事封以大邑譬若倒持

太阿而授之以柄桓叔方内通潘父外連方國覬覦後邪鄭
助之可見有滅此朝食之勢而昭公坦然若無事者宛其
死矣他人是愉不其然乎山有樞隰有榆以興國家
有土地民人而詩人不欲斥言但舉家之所具身之
所需者為隱語諷之即孟子巨室璞玉云云也八弗
字寫狀宛死光景末用何不轉調乃教他死中求活
之法然則有衣裳而曳婁之有車馬而馳驅之有庭
内而洒埽之有鐘鼓而擊考之有酒食而日鼓瑟以

將之如此振動發揚自然生氣勃勃我之所有可長為我有而他人不得過而問矣衣婁馳驅等字其中大有作用如毛傳言有財貨而不能用則如檜君之好潔衣服陳幽之坎其擊鼓將謂能用其財貨乎如集傳言又似達觀放懷異於君子思深矣如謂其詞激切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則師服之諫明有不能久之言而詩人且托隱語以諷豈復以指斥為嫌哉呂記曰詩人豈欲昭公馳驅飲樂哉其激發感切之

者深矣呂禄棄軍其姑呂嬃出珠玉寳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此詩人意也三他人陡然刺入要害令人䰟動心悸且以喜樂且以永日集傳謂人多憂則覺日短嚴緝謂愁則覺日長不應反言之愚謂詩人直有不終日之懼冀其蹶然振起以延引之也此二句有鼓舞歆動意末仍以危語結之言他人入室則奄然就盡矣何能以喜樂而永日哉所謂垂涕泣而道之如此毛朱皆屬與○爾雅樞荎音垤郭云今之刺

榆釋文本或作藲爾雅榆白枌邢疏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陸璣曰榆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爾雅栲山樗郭云似樗生山中亦類漆樹陸璣曰方俗無名山樗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栲者葉如櫟皮厚數寸許慎讀為糗令人失其聲按陸奎勛氏疑栲杻顛倒而悞其韻似未考說文爾雅杻檍陸璣曰葉似杏而尖為木多曲少直花如楝而細今官園種之正名萬歲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風雅

遺音鵠戸毒反惟射中之鵠兼有古毒反質疑鵠轉平聲為侯命彌各反平去通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二詩皆言曲沃之强將有奪宗之變而昭公之闇昧

無知不言可見故皆曰刺昭公揚水序下言國人將
叛而歸曲沃集傳主之李迂仲引陳氏名公子陽生
於魯齊人知而不言以證不敢告人之義嚴華谷駁
曰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
而去之後更六世逾六七十年迫於王命而不敢不
聽在昭公之初晉人豈從沃哉時曲沃謀奪宗國潘
父將為內應此詩正泄潘父之事末章之云蓋反辭
以見意其言不敢告人乃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

又以見其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激發昭公者至切也按揚水喻昭公白石喻桓叔鑿鑿當從集傳訓巉巖皓皓粼粼皆水落石出之狀明其事已昭露故曰我聞有命也子指潘父之徒君子指桓叔謂潘父之徒相與為叛將携尊服以從沃而見桓叔也素衣朱襮其後世陳橋驛之黄袍歟嚴緝謂設為國人相語之辭欲昭公聞而為備其説是也椒聊亦告昭公之辭末二句寄意獨深盖盈升盈掬猶是目前所見而

新條遠揚日益茂盛其為患害不可究度故為沉吟反覆以啟昭公之悟殆即師服輩之所作歟碩大無朋即敬仲占辭莫之與京之意碩大且篤篤厚而力也即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誨之意顧嶙初曰言其盤根深厚不可拔也兩詩皆是興非比○揚水辭見前素衣以素絲為中衣也中衣以丹朱為緣以繡黼為領爾雅黼領謂之襮所謂朱襮也孔疏云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為僭知諸侯

當服之疏又言中衣朝服祭服之裏衣也按朝服以布祭服以絲玉藻言以帛裏布非禮也則中衣之用絲用布亦從其外服此中衣用絲不兼朝服言次章朱繡之繡即襮也康成破繡為綃按孫炎注爾雅繡刺黼文以褗領是從毛傳繡黼也為義鵠曲沃邑疏不言其所在今按水經注左邑故曲沃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宛溪顧氏曰晉亡曲沃入魏秦謂之左邑今左邑故城在聞喜縣治東爾雅檓音毀大椒郭氏云

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櫠又椒樧醜梂音求又音捄李巡云樧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梂馮復京曰樹種不一秦椒色黄黑似蜀椒而大即爾雅櫠也蜀椒則陸疏所謂似茱萸有刺者皮紫赤色晉地近秦當指秦椒聊為語助集傳本陸疏然聊既語助且又語助恐難成句按爾雅朻者聊註未詳說文朻高木也疑即椒之高大者陸堂以木之糾曲者名朻似未考說文以意為之說耳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逅古胡故反者古音渚

此篇刺晉亂序下言婚姻不得其時者蓋以三星之在天在隅在戶知之毛以三星為參鄭以三星為火參以十月見為婚姻之正火以三月見則非其時矣序云不得其時則宜從箋也集傳謂首章婦語夫卒

章夫語婦二章夫婦相語皆喜而自慶之辭今按每章末二句乃是男女過時而思成配偶終不可得而怨曠之意張子橫渠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言國亂不可得見也曾氏曰終不遂之詞也見此邂逅王氏安石曰失時故思不期而會焉呂記曰曰良人曰粲者盖互為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耳詳繹傳意如是今釋三星良人從箋餘從傳蘇氏轍曰綢繆固之而後合盖取

合比以為興○國語女三為粲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質疑次章平去通尊卜云姓音生

序曰刺時而不著其君則非昭公也序下言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者近之其言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則詩無此意今參舊說與集傳循文解之

而附鄙說於後杜雖孤特猶有葉湑湑然潤澤菁菁然茂盛補傳今之獨行者乃踽踽無所親睘睘無所依毛傳雖有異姓之人可與同者豈如同父同姓之親令兄弟死亡孝侯之弟鄂哀侯之弟緡皆立于兄弑子後者五世之間昭公之後死亡畧盡然孤立誠可憐憫於是嗟嘆行道之人何不憫我之獨行而比輔憐我之無兄弟而佽助乎集傳謂求助於人者是也當時懷姓九宗强盛不與曲沃詩人所欲求助者意在斯乎按孝侯之被弑也晉人立其弟

郄即隱五年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翼侯奔隨者是也兄弒弟立被伐竄逃非所謂無兄弟而獨行者乎其後翼九宗頃父之子嘉父逆於隨而納諸鄂謂之鄂侯則他人比佽之事也此詩之作其在奔隨未入鄂之時耶詩主言兄弟其云同姓者因同父而及之行者不識其意遂以不親宗族為言失之矣集傳不主沃事義固圓活然椒聊蕃衍杕杜孤特兩詩遥對命義顯然而鄂侯無兄奔竄九宗助順納君事具左

傳又明有可證者乎若以曲沃實晉同姓服屬未遠為疑竊謂桓莊武三世弒逆律以春秋之義當絕不為親詩人所言同父同姓義别有屬不得執此謂非為沃事也鬱儀詩故謂刺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致陘庭南鄙啓沃伐翼為不能修德親族彼以陘庭之田為哀侯弟所有此於經傳無文未知所据古義以為刺晉惠則游談無根矣毛取正與今從集傳取反與〇爾雅杜赤棠樊光曰赤者為杜白者為棠詳見

甘棠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一章平去通二章上去通

在位不恤其民詩人刺之傳箋釋義簡直而集傳不從者蓋爾雅居居究究惡也之文朱子既以為疑而晉國之民指其大夫為故舊恩好亦難據以為說也

今按范逸齋謂作是詩者蓋與在位之人有舊好其說近理可從詩意當云彼羔裘而豹袪豹褎者不能

為國家出力禦寇但從我國之人播其威虐居居然而傲狠究究然而苛察嚴緝豈無他人可以往歸乎所以不去者以子為故舊思好耳奈何不務修德徒為曲沃歐民也孔疏參李解蓋明告戒之民將去晉從沃當恤其民以自固也我人他人是詩人用意處自字含刺正深舊作用字解者失之○陳氏禮書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毛傳袪袂也孔疏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小名其通皆為袂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

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性不樹止而肅肅之羽乃集于叢生之栩與君子下從征役為危苦也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故盡瘁為

之蓋哀侯與緡之立皆有王師故云王事也王師再起而沃晉之爭不解君子久從征役不得歸養父母故呼天而訴之以稷黍稻粱為言者求為隴上之民而不得也或疑與君子不類何指則以辭害志矣此與杕杜羔裘序皆言刺時而前二篇不著其世此序下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則皆非昭公詩矣康成數五世謂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按序明言昭公之後不得再數昭公朱子叙自孝侯至緡為得其實集

傳為比今從毛為興○郭璞云鴇似雁無後趾說文鴇性羣居有行列故詩曰鴇行羅顧曰鴇水鳥爾雅栩杼陸疏今柞櫟也馮復京曰鄭漁仲以栩杼為柞秦風苞櫟更是一物櫟乃今之橡斗樹朱子釋縣詩之柞亦與橡斗不同孔疏盬與蠱字異義同說文煮海為鹽煮池為盬盬苦而易敗故以不堅訓之今從許義炳燭齋隨筆云以不堅固訓盬字毛鄭已來皆然以不可以三字訓靡字則其解頗曲而未暢竊謂

靡監二字各自為義漢書為酒醪以靡穀註靡散也說文靡披靡也徐曰披靡分也盖謂王事如草之披靡而不植如監之細碎而不堅固正臣子勤勞奔走之時也義屬創見然較之舊訓則明直曉暢矣存之

爾雅稌稻說文沛國謂稻為糯秔稻屬二者皆稻也本草梁有青梁黄梁白梁皆粟類爾雅注虋今之赤梁粟是三種之外又有赤梁矣郝氏敬曰今高梁之類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武公之無可美明矣朱子辨之義亦正矣序言美之者疏謂其臣之意美之耳二章皆請命之辭然則何所取而存之陸氏奎勳曰錄之以著假王篡國之實也愚謂符命美新九錫美魏備登諸史而其罪益彰猶斯類也子之衣疏謂對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嚴緝謂指使者言之是也恐未可以斥天子或又以子

指武公謂詩當作於始得命之時於此美武公義為順矣然王命既至必有定服次章何復以衣六為言故知舊說之得也李迂仲引唐季强藩悍鎮代其主帥擅自封殖坐邀天子之旌節者為比嚴緝亦引劉仁恭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之語以愚觀之其情事亦不盡同何者東遷之始六七十年之間皇威雖替綱紀猶存即以曲沃之事論之桓莊武屢逞兇威覆宗弑主其目中豈復有王然而鄂侯奔隨莊可

得國矣王命伐之而立哀侯莊無如何也小子被殺武可得國矣王命伐之而立緡武又無如何也以區區之翼孱弱不振曲沃視之不啻釜魚几肉而相沿數十年之久者王為之卵翼也虢芮梁荀諸國猶用王命而故絳之人喪君有君不憚征繕武公雖強戾鷙悍而上怵共主之威下畏國人之義不有王命勢難立國與唐世諸藩怙强迫脅者殊間使僖王能用舊典命師討罪復求孝鄂之後俾祀宗祏沃之為晉

蓋未可必無如僖王貪其重餌又有使者為之先容故其計得行耳然猶僅命以一軍為晉侯而武公即已志得意滿無復不足此詩述其請命之意而序以為美者先儒謂其猶知有天子之命愚直謂美其善於營幹能委曲成事為久長計耳曰豈曰無若不急然者曰不如則又計較分明此其臣之辭而皆武公意也夫豈真知有天子之命哉既曰衣七又曰衣六若以或七或六惟上所命耳不必舉侯及天子之卿

立說傳箋以為變文成章者嚴緝亦非○許鈔春官司服注鷩冕七章一華蟲二火三宗彝晝於衣一藻二粉米三黼四黻繡於裳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末二句不入韻

此刺武公不能求賢自輔耳諸儒解義各出謂教武公求賢之法何但飲食而已此疏中箋義也謂使武

公誠有好賢之心惟恐無以飲食賢者此呂用陳說也謂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無自而飲食之此集傳說也謂君不能養賢國人自致其意曰何以飲食之此嚴緝說也餘說雖多要不出四者之域今按詩言君子適我而來遊若果中心好之何不飲食之病其不能飲食所謂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以杜之孤生道左興武公之不求自輔事非切類不得為比○爾雅噬逮也逮及也曷盍也郭注盍何不諸家皆据

說文以曷為何似不若從爾雅注之曉達至以噬訓食橫渠以噬通逝蘇氏滯且曲矣集傳作發語解未知逸齋所据

葛生蒙楚蘝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蘝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歳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歳之後歸于其室野神與反夜音豫夜居平去通

序言刺晉獻公講師申其義謂好攻戰則國人多喪

獨程子謂思存者非悼亡者今按本詩三言亡此其二章言蘞蔓于域四章五章言百歲之後歸于其居歸于其室恐不得謂其人尚在矣三章角枕錦衾正潘岳所謂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空牀者男女之情一耳且發端以葛生蘞蔓為興分明陳荄被野落葉委埏之景蓋葛生蒙於楚蘞生蔓於野物各有所依託集傳今予所美亡矣誰與哉獨處而已蘇傳先儒以為婦人專一者得之徐氏光啟曰自夏而冬見無時不思

又自冬而夏見無歳不思何氏古義引世説云袁羊嘗詣劉惔惔在内眠未起袁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劉孝標言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為悼亡詩舊矣毛傳與義未融今從集傳○孔疏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按左傳莊二十八年伐驪戎閔元年作二軍滅耿滅魏二年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滅下陽五年圍上陽滅虢又執虞公八年敗狄于采桑是其

好攻戰也說文蘞白蘞也陸疏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採以哺牛除熱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苓力珍反信音伸

苓苦葑不生于山而謂采之首陽喻讒言之無實也

苟且也（鄭箋）與許也（集傳）因戒以聞人之言且勿聽信與

從置之且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從而得則虛實盡

見矣（本義舊說謂偽言無所得自然寢止）按苓生于隰苦生于田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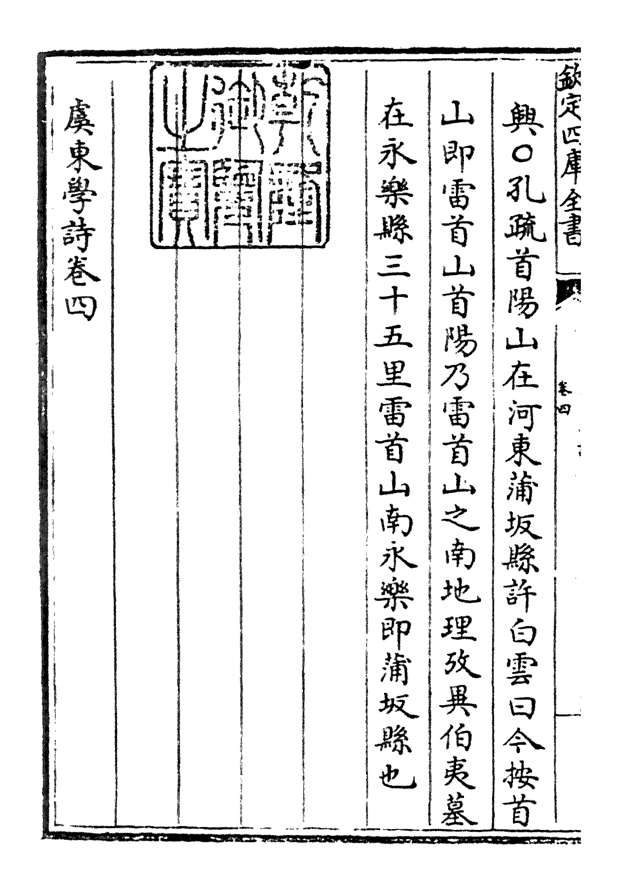
于圃皆非山產箋乃云首陽信有苓既違物性亦昧

興義人之為言四句傳箋皆以稱薦謗訕分二義固

屬支贅王荆公謂人之造言不可苟聽亦不可苟舍

亦費周折此篇之義歐陽得之余友范蘅洲家相詩

濬云序以采苓為獻公信讒明為申生驪姬而作顧公無信其欺且舍申生之罪而徐察之人之為言胡得焉者驪姬身處深宮何由得申生與人謀議之密言蓋優施教姬之語亦隱然言下矣按獻公信讒之事無大于此者序雖不言覺如此看舍旃二句更有着落逸齋亦主此而舍旃義則仍用舊說陸堂言六疊舍旃其諷申生之遠行與何得焉謂雖有讒言無傷也此與刺獻公之意轉離集傳謂比而興令只作



興○孔疏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許白雲曰今按首山即雷首山首陽乃雷首山之南地理攷異伯夷墓在永樂縣三十五里雷首山南永樂即蒲坂縣也

虞東學詩卷四